特別
21
3765
12

夫官哥死而撫兒死。撫兒死而西門亦死。故訪愛月見西門之歲月有限也。月娘生于八月十五日。過十五則缺矣。今愛月姓鄭。猶云正愛好月又早過十五日也。豪華易老。日月如流。歌舞場中不堪回首。奈何奈何

上文一路寫官哥小胆。寫猫至此方一筆結出官哥之死固是十二分精細。乃十官哥臨死時寫夢子虛云你如何盜我財物。與西門慶我如今告你去也。二句明是子虛轉化官哥以為撫兒尊死之由。以與西

55 4188

門索債之地二句道盡遂使推喚猫上墻打狗閉門
是爲今日打狗傷人猫驚官哥之因一絲不差甚矣
作者之筆眞有疎而不漏之至理存乎其中殆奪天
工之巧者乎然後知其以前旋兒打狗喚猫後金蓮
打狗養猫特特照應使看者知官哥卽子虛之化身
也

千金之捨爲官哥也玉皇廟之識爲官哥也王姑子
家之經爲官哥也資四所印岳廟所捨之經爲官哥
也子虛之帳已勾消一半至于旋兒之死爲官哥也
然則旋兒死後之費亦在官哥帳上筭寔在子虛帳
上筭也墻頭之物能存几何哉至苗青之物以王六
兒處來卽以韓道國去且加兩倍之利玉樓之物得
之楊家失于李氏屈指筭去不差一絲人亦何樂而
貪人之財也哉其如不省何

何以知官哥爲子虛化身也觀夢子虛云如今我告
你去也夫子虛已死救年而何以不告且必云如今
我告你去如今二字見以先我已來討債作孽至如
今債已將完孽已將成止用一告便來捉淫婦奸夫
也明明在此而自有金瓶以來能看而悟其意者誰
子今日彼我抉其隱而發之也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賭物哭官哥

詩曰

楓葉初丹槲葉黃。鬼門徒憶空同首。
路杳雲迷愁漠上。惟有淚珠能結雨。
惟有淚珠能結雨。
盡傾東海恨無窮。

河陽愁鬢怜新霜。泉路憑誰說斷腸。
珠沉玉殞等閑事。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婆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个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買開眼紗跡是薛嫂

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
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同爺府里
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
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所上
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叫玉簫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
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趕到敬濟拿鑰匙開了那
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着搬運一廂七都堆卸
在樓上十大車段貨直卸到掌燈時分崔大也來幫扶定
畢查收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細早有玳安在
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听見家中卸貨吃了几杯
酒約掌灯以後就來家韓黼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就
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
見些分止不曾韓道國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
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
停都當茶葉馬牙香糖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
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檢下來
查點就把車陽過來了所以名錢老爹也一笑西門慶听言滿心歡
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化買一分礼謝他守是分付陳
敬濟陪韓黼計崔大哥車後邊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
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丫頭春香

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
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恐
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肉流七重七
許多銀兩因問他落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
門外店裏慢上發賣了銀子來家來保一邊不言可知老
婆滿心欢喜道我所見王經說又尋了本甘鞭計做賣子
哨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个又好了到出月開
舖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还少个人立
庄置貨老爹已定还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
能者多劳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
易难得世間財你外边走上三年你若顧待去等我對老
爹說了明明自在教姓甘的和保官見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
是了韓道國道外边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
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几
盃漏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欢娛無度不必細說次日邦
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同崔本甘鞭計看着
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邦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
無事忽然心中想起後云猊他上要在鄭愛月兒家去嗐
來者也要在鄭愛月兒家去嗐
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媽子
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媽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

壯收下礼物沒口子向珮安道你多頂住老爹就說他姐
兒兩个都在家裡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珮安走
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舟
珮安收拾着涼轎頭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
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細然後
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
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正是

天仙机上整香羅　人手先拋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郎來月宿伴嬌娥

都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

牛門裡首迎接進去到於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
下就分付小厮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
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个伺候少頃揚子出來拜
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擾老爹來這裡自恁走
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礼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
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俗態揚子道
俺每如今还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
他每都有了礼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央不各應王
皇親家唱先在老爹宅裡去了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
來慌的老身昔着王家人連忙攙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

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
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
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可掬揚子道小行貨子家自
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
知諕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
候纔起來老身纔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
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總是抬高月兒香溫
不一時丫鬟拏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揚子
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
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拿綉身分）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

（拿綉身分）忽听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
來不戴髮髻頭上挽着一
油的烏雲七髻堆鴉猶若
裳下穿紫紗翠紋裹腳下
越顯那芙蓉粉面正是

月新二字點明

一窩絲杭州纘梳的黑髮七光油
輕烟密霧上着白綢綠对衿仙
露紅鶯鳳嘴鞋步搖寶玉玲瓏

若非道子觀音畫　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墊上不端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
用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
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打發
又拏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双手

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盞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脫了紗帽安上來把上盖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窓綉幕錦褥華裯與香龍人極其淫洞雅眞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描房正是描月兒如此一寫來豈門房中可鎖者乎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了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一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收了家火去就鋪設紅氈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菓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等排匣柱教跨紋鉢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猊的上心來恰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統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與西門慶捲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前日汝汗巾兒上頭束着个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丸兒的香茶不放在這裏面只用紙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教桂卿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中摸果然拿出汝汗巾上拴着一副捲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

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會這幾年中兒原來是你與
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帶來的爭是我與他誰與
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說畢
西門只如此俗態可掬　西門慶就着蠟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
了一服把粉頭摟在懷中兩個一口兒飲酒咂舌無
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摸他奶乳緊北就北賽麻團滑
膩一面扯開衫兒觀看白馥北猶如堂玉一般揣摩良久
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揣
粉頭見其粗大說的吐舌害怕双手摟定西門慶脖項說
道我的親北你今日初會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趣言若都

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來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
恁怪刺北兒的紅赤北紫溜北好柯磣人子西門慶笑道
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北俗態可掬愛月兒道慌怎的在後日
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
說畢西門慶欲與他交欢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
道我不吃了咱睡罷俗態可掬愛月兒便叫了鬟把酒桌抬過
一边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往後边更衣澡牝去了西門慶
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子打發先上床睡住了香放
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門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
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綃兒安在褥下

御解衣上床兩个桃上鴛鴦被中鴻鴦西門慶見粉頭肥
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描金蓮
此又貝爰月抱了把腰肢赤盈一掬誠爲歡玉溫香千金
之物一結物後至
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束在兩边腰
眼間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撗半
晌方絕沒稜那爰月兒把眉頭縐在一處兩手攀閣在枕
上隱忍难挨朦朧着星眼低声說道今日你硬了鄭月兒
罷不論其以上窮如許淫婦而西門慶听了愈覺銷魂肆
其技本窮又是一番描寫
行抽送不勝欢娛正是得多少

春點桃花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經回家到次日吳月娘
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生
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畫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礼
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
早晚纔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
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蘭兒玳安道
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然則不來家那裡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礼去
了潘金蓮道大姐七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听
見說蛮小廝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蛮小廝來問就是了

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几條街巷到个人家只牛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个娘七打扮的花七恭七的金蓮听見笑了說道因根子一个院裡半門子也不認的問道那个娘七怎麼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个假壳進入裏面一个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边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壳生半門子面搽的嘴唇紅七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裡坐來春鴻道我和爹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着俺俺每吃酒并肉拋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門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个相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塊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子拾扇兒我品玉

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屎屎在衣服上、呼之即止、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眼、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彈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裏、用紅絹裹肉令猫撲而撾食、歷七敘來令人髮指、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刘婆子藥畧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七的頑耍、只當平日供喂他肉食一般、猛然墜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

聲倒哭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腳俱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撲抱在懷、只顧垂淚、與他收驚、那猫還來趕着還要撾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系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搐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听便罷、听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

號壞三毛九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弔、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珠流出、哼哼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連忙撲抱

起來臉揾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ㄦ我出去好ㄦ兒怎麼就揹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彼五娘房裡猫所號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ㄦ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又與蕙蓮月娘听了一声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猫號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奄猫在屋裡好ㄈ兒的叫着不是你等怎的把孩子號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處捏他每次也來這屋裡走跳金蓮猫怎得來這屋裡

接過來道甲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揾他可可今日兒號揾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他每白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猫必欲號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子已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又明揷一証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揾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

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有了脉息只顧
跌脚說道此遭驚號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灯心薄荷金銀
湯取出一九金箔九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遵
忙扳下金箔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
過不來告過主家奶七必須要灸几蘸絶好月娘道誰敢
動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灸了惹他來家嗄喝李瓶兒
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喝斥我
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
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脾根兩手開足并心口
共灸了五蘸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七直睡到日暮時

分西門慶來家还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
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夾道内去了（月娘可殺）西門慶歸到上
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对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
到前边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七的問孩兒怎的風
搐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了頭奶子都不
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炙的滿身火文心
中焦燥又走到後边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
房中猫驚號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
針灸难過得來若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
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蘸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还未醒

西門慶不听便罷听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胆边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題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脚走向穿廊欄杆石臺基輪起來只一碎只听响喨一声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嗆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捕鼠耗　却歸陰府作狸仙

潘金蓮見他拏出猫去摔死了坐在坑上風絞也不動 画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七吶七罵道賊砮死的强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總是好漢一个猫兒碍着你哄尿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还問你要命你慌怎的然則武大并一城不逢好死麥心的强盜西門慶走到

李瓶兒房裡因說奶子迎春我叫你好着着孩兒怎的叫猫諕了他把他手也撾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拏到衙門裡與他兩板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医家他也巴不的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爲慢風月娘可救雖已难醒刘婆子又躭過誤吾將百劑此等壞事婦人也內裡抽搐的腸胃兒皆動尿屎皆出大便痢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該救又

請小兒科太医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
鼻湯還看得若無鼻湯出來則看陰陽守他罷了（岐黃爲此言自全者無數）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个噴涕出來越發著
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七到八月十五日將
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外皆
送礼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
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个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
使性兒被此互相揭調（百忙中點醒愚人後佛者）十四日賁四同薛姑
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
了一弔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
香紙把經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
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細又舉荐了一个看小兒的鮑
太医來看說道這个変氣天弔客忤治不得了（自己遲延自與
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
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七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
（此處着此語傷盡天下孝子心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
慶也不在那裡去舁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
正值八月下旬天氣熱（明八月一絲不紊李瓶兒守着官
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灯了鬟養娘都睡熟了覷着
滿窓月色更滿沉七果然熱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

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但見
銀河耿七玉漏迢七穿窓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
氣譙樓禁鼓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于
搗起画簷前吁噹鉄馬敲碎思婦情懷銀臺上閃爍灯
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夢多
當下李瓶兒臥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
來身穿白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声罵道賤婦
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花被
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七你饒恕我則个
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起來南柯一夢醒來于裡扯着郎

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分明說官哥房子虛化身與後孝
此二句蓋係了言非謬西門化身作一遥对章法讀
連嚇了几口道怪哉怪哉听一听更鼓正打
三更三點李瓶兒說的渾身冷汗毛影发皆竪列次日西門
慶進房來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
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着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
他如今我使小厮拿轎子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个伴兒
再把老馮叫來伏侍兩日等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
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揩氣兒了慌的
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官哥七這孩眼睛珠兒只往上翻
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

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了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
也可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必于牀沿摸一開篋文字宣是于於百劑告訴房
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一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
子西門慶听見後邊首哥兒重了就打發當時節起身說
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急七走到李
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都在房裡熙着那孩子在他嬤懷裡
一口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
只長呼短嘆（寫的出真是生龍活虎非要木偶人者）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
嗚呼哀哉斷氣乌云時（力不C虛轉世）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
零兩个月合家大小放声大哭那李瓶兒褪耳挼腮一頭
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樓着他大放声哭
（寫得出）叫道我的没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谷
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
活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
得動不得（哀得到）西門慶即令小厮收拾前所西廂房乾淨
放下兩條寬枕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抬出去那裡摔放
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樓抱着那里肯放口口声
声直叫没救星的冤家嬌兒的兒生揚了我的心肝去了
撇的我在費辛苦覓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
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劝他不在西門慶走來見他把

臉抓破了滾的寶髻鬅鬆烏雲散乱便道你看蜜的他既
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声
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
緊麼如今抬出去好叫小厮請陰陽來看這是甚麼時候
月娘道這个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麼說來他
管情还等着這个時候纔去原是申時生还是申時死日
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圖七的一年零
兩个月李瓶兒見小厮舁何候兩旁要抬他又哭了說道
慌抬他出去怎麼的大嫂七你伸手摸七他身上还冰哩
多得叫了一声我的兒藥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
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哭了一回衆小厮纔把官
哥兒抬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與西門慶計較还对親家
那里并他師父庙裡說声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庙裡明早
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
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叫他快抬了一付平
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做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
宅那里一聞來報喬大戶娘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
月娘家人又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
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还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
付出來叫與他看七里書徐先生將陰陽秘書賫了一回

說道哥兒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
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本
家要忌七哭声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兎四生人避
之則吉又聖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
他前生曾在兖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明說子
子虛遭氣寒之疾卧床蓆穢門家之故并不敬天地六親横事牽連
患風癇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太歲先
亡攝去魂魄托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
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
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閣三日念了經到五日
出去坟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
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
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几件小道衣道髻鞋襪
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傷心燥目有如是耶釘了長命釘合家大
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夫了次日西門慶乱着也沒往
衙門中去夏提刑打听得知早辰衙門散時號來弔問又
差人对吳道官庙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
家誦經亦是報恩寺僧念經明对子虛吳道官庙裡并喬大戶家俱借折
桌三牲來祭奠一番吳大舅統領夫門外韓姨夫花太勇

都有三姓桑卓來燒紙又一番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
時節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李智黃四都聞分資晚夕來
與西門慶伴宿又一番爲西門死一親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
起提僞的明說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
上放桌席管待衆人那日陰陽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
三家都有人兩來上紙又找李瓶兒恩想官哥兒每日黃
昏七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淌把喉音都哭
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仙姑智白日裡分付奶子
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
房中歇了三夜桃上百般解勸辭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

嚴經解寃呪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
寃家債主明說子虛矣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
產孩兒三遍俱不過兩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江邊
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謂此婦人曰不用
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寃家三度來托生皆欲教汝你若
不信我交你看將手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
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特來報寃子虛矣今因汝寃
特佛頂心陀羅經善神咒救汝不得我已蒙
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不與汝爲寃汝道畢遂沉水底
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這兒子必是前世寃家托來你這

下化目化財要脫害報身度轉世爲你給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福報你不得故此離身無間地獄反成禍種到明日再生下來變起你兒女李瓶兒听了纔是緣不斷但題起來氣流淚不止死已有須臾過了五日到廿七日早辰催了八名青衣白幡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搥幢雪盌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銷旌題着西門家男之柩作孝吳道官廟裡又差了一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送搥轉呪作孝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住頭口作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坟上悲痛不哭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

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着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兒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二姐往坟頭去投頭去者十人留下陪雪娥吳銀兒并兩个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留下陪伴者四人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放声一口一声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嘍叫的連声氣破了不吩一頭搥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猶自慌的吳銀兒與孟玉樓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坑上空落七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簡浪鼓一拨小小物事用人文字便令無窮血淚背向此兒見還掛在床頭上想將起來拍了卓子又哭个不了吳銀兒在旁扯着他

中洒街真是奇絕文字

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已是拋閃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無人如画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着不出來也怎的這裡墻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他將你孩子害了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理了几遍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經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裡咄咄噬成一塊對着他姐兒勿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勿日洗眼兒看着他這个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有心事人又如何李瓶兒道罷了

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一語道至碧落黃泉無分訴處正說着只見好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何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叫你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交你接了奶就是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如意又自有後文之根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真是悲從中來雪娥再

真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就中吃了些罷麼只顧哭了
去一面叫綉春後邊拿
兒怎生嚥下去只吃了
坟上叫徐先生畫了
中抱孫羣了那日喬大戶并衆親戚都有祭禮就在
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
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
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七做了
寡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
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
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
家少要煩惱了說畢作
叫徐先生洒掃各門上
東北方而去過日遊神
門慶拿出一正大布三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
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
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
令迎春拿到後邊去了
思想嬌兒晝夜啼
世間萬般哀苦事

寸心如割命懸絲
除非死別共生離

此回小小一篇文字見色慾有悲傷之時錢財無止足之處爲世人悔淚相告也

嬭兒之病因官哥而虛乃官哥未死子虛不來是官哥即子虛官哥既死子虛頻來是子虛即官哥而必寫官哥在子虛懷中者正子虛所以纏嬭兒之處而嬭兒纏孽之因也或人必執官哥在子虛懷中疑爲子虛乎彼烏知着相受迷之故而自已先着相受迷也

官作生涯見西門一片市井全不改悔也又爲臨死

筭本之時預開帳簿也

此回文字閒手將題面兩事輕七叙完下文接以一酒令總括金蓮梅三人并玉樓并愛姐月娘已爲後文一番結束上映吳神仙以及卜龜等文字也且更以二清江引爲月兒作襯而第一个又爲金蓮敬濟一引赶他去別處飛又爲春梅地也故此回是過節文中却插入閑鎖文字神妙之至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詞曰

倦睡懨懨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情半垂半捲蕉窗影
櫳眼穿芳草綠淚襯落花紅　追憶當年魂夢斷
爲雲爲雨爲風凄樓上數歸鴻悲鴻三兩陣哀
緒萬千重辭亦凄惻動人

右調臨江仙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稱快指着
了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

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咎谷了樁橛折了靠
背兒沒的椅子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搗子死了粉
頭沒指望了邦怎的也和我一般李旋兒這邊屋裏分明
听見不敢声言背地裏只是弔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
上煩惱憂愁漸七精神恍乱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
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
个十三歲的了頭來玉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
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旋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
氣把舊病又發起來照着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
任医官來看計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

那消半月之間漸七容顏瘦減肌膚消疲面精彩丰標無
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
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凉節令金風漸七李旋兒夜間獨宿房
中銀床枕冷紗窓月浸凄凄則不覺思想孩兒欷歔長嘆恍
恍惚惚似有人彈的窓櫺响李旋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
不答乃自下床來倒拔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
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
住李旋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双手就抱那孩兒被
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
一身冷汗嗚七咽七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

自家逃辰鐘 人在幽閨欲斷魂
捧喝有詩爲証
織七新月照銀屏 須知恩愛是愁根
益悔風流多不足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南瓶
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
金段礼物謝王事就說此賞過稅還坐青目一二家中收
拾鋪面完備又發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
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遇來盒担紅者約有三十多
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礼花紅來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
的樂工雜耍最乔西門慶這里李銘吳恩鄭春三个小優
兒彈唱甘駱計與韓駱計都在櫃上發賣一个看銀子一
个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
罷紙西門官從此處來各親友遞菓盒把盞畢後边所上
安放十五張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敲
樂喧天在坐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
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還
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
了席面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
初生太極一段錢字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边樂工吹
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

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夫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賒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欢喜晚夕收了舖面把甘夥計薛夥計傅夥計崔本資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廳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下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边解手叫過李銘問道那个扎包髻兒清俊的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元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夫愛月兒了伯爵道真个怪道

前日上紙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拾了小舅子了悶中有錯然信然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拌與你應二爹一大鍾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麽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个出位妄言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上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个兒我听我絶罷了一經不放空當下三个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个我只要鄭春单彈着箏兒只唱个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

唱个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个曲兒吃一鍾酒叫
玳安取了兩个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
低七唱清江引道

一个姐兒十六七見一对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笋弹
珠泪喚梅香赶他去别處飛黃絹幼婦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總飲說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
宿話笑吟七招將花片兒打干侭之腕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
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推
真我來我是你家有毬的麼子謝希大道傻花子我明日就
做了堂上官見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
日只好做个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子我做了韶武把堂上
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見拿磕瓜來打這賊花
子謝希大悄七向他頭上打了一个响瓜兒說道你這花
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兒
他斯文人不管這閙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
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悦在心樂
主發散在外自不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簡得又化拔妙)沈
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个令

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須要
令說不過來吃酒這个席上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
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
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順着数兒遇點要个花名花名
下要頂眞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
是起
一擲一點紅七梅花对白梅花（眞梅）（眞梅）
一得獨之春梅
吳大舅擲了个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
說道
二擲並頭蓮七滴戲彩鴛（金蓮）（直貫至不憤吹
簫之金蓮花得意殺迎
沈姨夫也擲了个二多一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
姨夫道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計冠玳瑁見（珠）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温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七紫不以爲褻服（玉樓）（玉兒）
自是尊貴
温秀才只遇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
下一个字也不識不會頂眞只說个急口令兒罷
一个急七脚七的老小左手拏着一个黄豆巴斗右手
拏着一條綿花又口望前只管跑走一个黄白花狗咬
着那綿花又口那急七脚七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

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花倘不知手閒過那
狗七開過那手忽用此作一間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謊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个手
去鬬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叫他不拿个提
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
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
該罰他一鍾不成个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
一个比他更妙
墻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
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造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
刘大姐就是个騾馬我就是个破瓦俺兩个破磨刘爽駝
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蛮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豬哄
狗也不要他自嘈入肚兩个人鬬了回嘴每人斟了一鍾
又一笑
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
道順着來不要逆了于是韓道國道說
五擲臘梅花花裏遇神仙愛姐貞操俱見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个六
六擲滿天星七辰冷落碧潭水月娘道貴人雲裡手
果然擲出个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

官進祿主有慶事亦等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
反照
面李銘等三个上來彈唱頭要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
小優兒出門看收了家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
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生涯就過那边去了一宿
晚景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
只閧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还人只挪了三百
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閧旧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
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叫陳敬濟來把銀
子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还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
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

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裏乱就打發他去
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
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亂七的有甚麽心緒和你說
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廻就是了西門慶
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
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叫常二哥門面開個小舖
兒月間撰几錢銀子兒就勾他兩口兒盤攪了伯爵道此
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教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
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七這勾當去
罷伯爵道你這里還叫個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扯

淡你神了去就是了　以上西門一段雖是結得鈔一回之
尚知揮金助友況不願為酉　案却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門等小人
門各乎貞是調侃世人不少　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
還有些小事寔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
些礼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
叫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回你話的西門
慶道若是恁說叫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
到了常家常峙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拏
出銀子來與常峙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叫我同你今
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
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峙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

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
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
慶話剩的銀子叫與常峙節收了他便與常峙節作別往
朴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还使王經送與常二收
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諸般皆下品　誰知恩德是良圖

第六十一回

夫下一回。撫兒方死。此回宴重陽。乃不起之信也。然先陪寫一煙陰戶且來寫。一金蓮之淫是未寫撫兒之死机。先已寫西門之死机也。何則。西門死時。自王六兒家來。以及潘六兒繼之。方死。今自王六兒家來。潘六兒繼之。已明七前後對照。豈非死机已伏。故于伏西門死机之時。即來寫春梅發動之机。蓋春梅別茂而西門已冷落于夕陽衰艸矣。何以見春梅發動之机曰。以申二姐見之。蓋春梅固靦二姐也。二姐者。二爲少陰。六爲老陰。明對六兒而名之也。然都二姐

者鬱結其氣千蓮開之時也今西門冷落已來瓶磬花殘其久鬱之二姐已將伸其志矣故用入申二姐後文罵之正所以一吐一吐從前之鬱夫至春梅之氣盡吐將又別換一番韶華而去日之春光能不盡付東流乎故西門亦隨之而死蓮杏亦因之而散也然挿此意于瓶兒未死之先眞是龍門再世

欲寫瓶兒之病不能暢其筆意則用寫医至再至三其講病源論藥方一時忽匕景象則瓶兒之病不言而自見若入俗手一篇如何病重的匕剏匕到底寫不出也

寫弄命趙效卿見忙迫光景又爲氷鑑卜寵作照也瓶兒本是花瓶止爲西門是生藥舖中人遂成藥瓶而因之竹山亦以藥投之今又聚胡趙何任諸人之藥入內宜乎喪身黃土不能與諸花作緣也故以諸醫人相乱成趣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詞曰

蛩聲泣露驚秋枕淚濕鴛衾。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　陰風翻翠幌雨灑灯花暗畢竟不成眠烏啼金井寒。

右調菩薩蠻

忽然一日韓道國鋪中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你商議道你我被他照顧坪了怎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況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

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南边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直照揚州胡閣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初五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个唱的與你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七我晚夕便往舖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七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的一个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瞽目的請將他來唱七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道你說的是四字乃忘八一生声目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韓道國走到舖子裏央及温秀才寫了个請柬兒親見西門慶声諾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裡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過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嗄飯菜蔬一面叫厨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了髮何候下好茶好水单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鐘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琉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礼数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正面獨七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

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磕了四个頭回後边看茶去了
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七的奉與
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边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
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
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照顧
矣
明說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内
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没了雖然小人在那里媳婦兒
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吊問的恐怕老爹懷今日一
者請老爹解乚悶二者就怨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
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傍边坐下因
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

門慶問道是甚麽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内边請兩位姐兒
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有何不便故不去請丽壁樂家常
走的一个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逍数落
都會唱我前日在宅裡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
还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叫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听
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
他娘每听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
看乚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篦去衣服一面
安放桌席胡秀拏菓菜案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盪了
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

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鬟插着几枝稀
稀花翠淡上戴琥綠襖紅裙頭一對金蓮趫上桃腮粉臉
抽兩道細上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个頭西門慶便
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
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
令韓道國旁邊安下个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跪礼
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
換上來又唱了一套步步嬌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
付把箏拿過去取琵琶來他等他唱小詞兒我听罷那申
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唱于是輕攏羅袖款跨鮫綃
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上的彈了个四不應山坡羊唱
完了韓道國叫渾家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
申二姐你还有好鎖南枝唱兩个與老爹听那申二姐就
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止二旬黑髮上兩朵烏雲
紅馥上一點朱唇臉賽天桃如嫩筍若生在畫閣蘭堂
端的也有个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
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
描俏心腸百事难學恨兵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怨席

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个眞二着一个飽雖
然是半霎摧娟权且將悶解愁消
西門慶听了這兩个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
一節事來心中甚喜明說出又王六兒滿七的又斟上一
盞笑嘻七說道爹你慢七兒的飲申二姐這个纔是零頭
見他还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拿轎子接了唱
與他娘每听管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
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
話但呼喚怎敢違拒西門慶听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
不一時收杯撤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

唱了几套將七向韓道國說叫小廝玳安兒送過樂三姨
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
子賞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
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对我說等我這
里叫小廝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一个韓道國
與老婆說知也就往舖子裡睡去了又一个去只落下老婆在
席上此句有語病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回兩个看七吃
的迸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个
頂門頭要王經便把灯燭移出來在前半間又一个去和玳安
琴童兒做一處飲酒又妥那个兩个那後生湖秀在厨下偷吃了

几碗酒方出胡秀打發厨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先堂内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着了一覺起來忽听見婦人房裡声喚又見板壁縫裡透過灯亮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上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边張看見那边房中亮騰上點着灯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伶仃倒上看見把老婆兩隻腿却用脚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止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身赤露是胡秀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搧打的連声响唬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良久只听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殺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塊只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的怕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與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个頭八个胆他敢頭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一路寫來確是必講生意是大章法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却叫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麽他說倒在外边走慣了一心只要外边去你若下個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个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

我兒你快休賭誓兩个一動一靜都被胡秀听了个不亦樂乎自只所至此是一氣文字韓道国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舖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舖裡問王顯葉海說他沒來韓道国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裡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个在前边吃酒胡秀听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蓆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国點灯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内打鼾睡道賊野狗死囚还不起來我只說先往舖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里挺得好竟兒还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採了採眼瞎七呼七跟道国往舖子裡去了西門

猫寫胡、秀二節甚、竟無味、知房妒婦、嗔詬也何則

慶道韓國公句有一个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猶未來道因誇必投猫睛、亮此等情、節皆作猜必當若心方

破盞子上尾亭胃兒上其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叫了頭打發舀水淨了手重篩煖酒再上佳餚情話攀盤桓吃了几鍾方纔起身上馬琪安王經琴童三个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醺七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去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个女先生中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听就與你解七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

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
下边不住的長流了頭裤皆我煎藥哩、你往別人屋裡睡去
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
里、又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
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瞟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說
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
著自分未必死也、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說
不知出口成讖矣、又道、亦發等我好七兒你再進來和我
睡也不遲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七、你不留我等我往
潘六兒那边睡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
心腸兒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忸怩兒來
我這裡纏他、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微
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
起來坐在床上迎春問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
簌簌香腮边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了那盞藥、
子虛因氣何如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

付與黃鸝叫几声、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裡、金
蓮纔叫春梅點了灯、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
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俸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
屋里來、喜出望外、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

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七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剛寫王六兒的是王六兒接寫瓶兒的是金蓮又不一點差錯西門慶道夥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个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顧合過界兒去了你還揚鬼哄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婦他沒在這里你補七把李瓶兒壽字簪子此處却將試藥時所贈王六兒之替補出文字直千黃猫黑尾偷與他却叫他戴了里刑門神兒出沒之致來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个沒看見吃我問了一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裡去賊淫婦一个大捧瓜長淫婦喬眉喬樣捧的那水髮長上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那血磁甚麼好老婆一个大紫膛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欢他那些兒嘴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話兒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效才兒童管只胡說那裡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个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个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斯鏡响罷了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是睡下情景把褲子扯開一絲不乱

傻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还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臢
鴨子煮在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还硬見放着不語先
生在這里强盜和那淫婦怎麼弄聲七到這咱晚纔來家
甚不憤他弄的恁个樣兒恁樣兒甚不忍他嘴頭兒還强哩你賭
个誓我叫春梅昏一甌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筭你好胆
子論起來塩也是這般鹹是醋也是這般酸妙七秃子包
網巾饒這一抿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
婆都耍遍了罷賊沒羞的貨一个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
是个漢子若是个老婆就養遍街谷遍巷几句說的西門
慶睜七的只是笑一路開口一串鈴是金蓮的話作并兒
不得作玉樓的娘春梅亦不得故妙

上的床來叫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
一粒放在口裡嚥下去仰卧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
替你達品七起來是造化王六兒弄軟又要潘六兒弄硬
造化潘六兒造化時潘知王六兒造化時潘六兒几乎不
陰双伐一硬不復軟之時兩六兒先造化過了待兩六重
門可以造化人而自無造化以活于世可噗可畏　那婦人六兒又各自尋造化正見西
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窩礶子裡鑽了來叫我替你咂可不
膩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的那里
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个誓
麼乱了一回叫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
旋向褥子裡掏出个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

朱唇裏没嗚咂半晌咂弄的又與尋常品玉不同那話奢稜眺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塵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摟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掀打連声响喨灯光之下窺玩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奏者久之西門慶與猶不愜以上一反將婦人仰臥朝上一正以下一正那話上使了紅粉草兒頂入去執其双足又舉腰没稜露腦撇騰者將二三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声令人見者没口子叫達七妙景不可三字即獄勝二三百度注脚也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敢與葡萄架对針婦人道我的達七罷麽你將就我句些兒我句再不敢了句盖金蓮一面叫西門一面提放斯七達七續上一氣說不完下文接口叫慢提也慢上提看提散了我的頭髮七處可想兩个顛鸞倒鳳足狂了半夜方經体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數計前日請我一个唱的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厮接他來留他兩日叫他唱與你每听又分付厨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内安放大八仙桌兒合家宅眷慶賞重陽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边與月娘衆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数也會不多諸般小曲兒剗記的有好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飡先

叫在後边唱了兩套然後裁團扇那日西門慶不
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裁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
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
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
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拾似
風兒刮倒的一般（寫病兒如此寫）强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
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
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叫申二姐彈唱曲兒你听
玉樓道你說與他叫他唱甚麽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
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

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外捲棚内坐我就來
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拿了兩个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
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礼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
的安排些甚麽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
裡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聽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个好曲
兒與你六娘听（寫出鍾愛一道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
李大姐隨你心裡說你甚麽曲兒叫申二姐唱就是了辜
負他爹的心原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
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个紫陌紅塵羅那申二姐道

這个不打緊我有子是取過箏來頓開喉音細七唱了一

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
兒又不敢違阻拿起鍾兒來呷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家病只如此寫
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化的來又往屋裡去了不題寫病
只如此寫且說西門慶到了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
峙節任松墻下正看菊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盆都
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
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鸞毛菊鴛央花
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峙節即喚跟來人把
盒兒掇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
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荅叫他娘子製造了這盒螃
解并兩隻炉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
你又費這个心做甚麼你今正病纔好了病又禁害他伯
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了怕哥不稀罕
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剝
淨了的裡边釀着肉外用撥料姜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
煠醬油醋造過香噴七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炉燒
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掇進去分付拿五十文
錢賞拿盒人因向常峙節謝了琴童在南掀廉請入翡翠
軒坐伯爵只顧誇奨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
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

了反重在盆是市井人爱花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宫窑双箍
鄧漿盆都是用綢羅打用脚跳過泥經燒造這个物兒與
蘇州鄧漿醇一个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只盆是市井手間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儿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見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兒門首把鋪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兒弟替他在舖裡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凡時買些礼兒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抬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妓者咱每替他煖七房要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等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猶只怕褻瀆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你的事起來婦今使小厮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七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个去西門慶笑道吗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个人等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七的也是个肉俊脚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几時再去着也你走七你月娘會打的好双陸你和他打兩貼双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

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声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
爺叫要寫下文作兒死後凡篇大文字恐怠忘已出落有
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瞄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無人
痕故虛寫一事以預爲親畜使看者擬看下卽常二娘
隨意着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經意我這裏整治便當叫小
房不知一過并兒死也
厮拾到他府上我還叫兩个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
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這里來就是
了還有那几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个兒每人二
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里沒地方兒正
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
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
與西門慶敘礼坐下小厮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
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
後邊月娘房裡月娘還在捲[illegible]與衆姊妹吃酒听唱听
見說大舅來了參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
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何袖中取出十兩
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裡經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
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
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
門慶因問爺墳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个月終
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
考選軍政在迩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七

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麼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說、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几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礼來謝我、七箇盒兒、留他每坐七、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了、月娘連忙叫厨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西門慶旋叫開庫房拿出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映前碧靛滿噴鼻香、未嘗篩、先揀一瓶涼水以去其羹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瀝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金蓮將鍾兒只斟自生子伽官一阿直寫至清明節俱是冷氣攙人抵暴不耐、請西門慶既死以後我

更不耐讀西門未死以前叫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說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擺將上來、衆人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醉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滋味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子、眞好手段兒、掌峙節筭、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筭話、吃盡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个在

旁、一遞一个歌唱南曲、應伯爵、忽听大捲棚内弹箏歌唱之声、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這里、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声、西門慶道、你再听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单管只瞎謅、倒是个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个是申二姐申者伸也郁者鬱也譬仇得志白虹空吐所謂鬱也服見氷山形消白日前此悶鬱一朝吐氣能不謂之伸哉年小哩、好个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个這等好哥怎的不捧出來俺每瞧七、就唱个兒俺每听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听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听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愁听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出他來、俺每見見兒俺每不打緊、叫他只當唱個與老舅所也罷了、你要就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听、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边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

南空天下安往非夢亦安往非空然而不夢亦不空又不可不知金瓶點題俱在曲名小令是又一大章法你唱與大舅听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教跨鮫綃微開檀口慢七唱着衆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边似尿的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撞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攙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忙使繡春快對大娘說去繡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姐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使問他好七的進屋里端的怎麽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諕了一跳說道他剛纔只怕吃多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何曾大吃酒來一面煎灯心姜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妙遍眞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蘇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任医官來看你是李瓶兒又嘱叫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亦是不知皆是寫瓶兒病甚一時諸人倉皇之態爲下文請医等命等一影也月娘分付迎春打鋪叫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

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查黃了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道扯着西門慶衣袖哭說道奴得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褥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七的起來穿褪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了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攙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

睡了一夜病革第次日早辰往衙門裡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畢脉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甚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火太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难爲矣作商量送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交又是朋友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

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
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一个医生又
請大街口胡太医來瞧胡太医說是氣冲血管熱入血室
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又一个医生月娘見前
边乱着請太医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
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
子去開網之甚花子縣自從那日開張吃了酒去偏照听見李
瓶兒不好使了花太嫂買了兩盒礼來看他見他瘦的黃
懨七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為子虛哭絕是故哭人亦有可殺之道理)月娘後边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
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医又是一个医生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
歲小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下月經妙絶(对財東說房老爹請他來
看七六娘管情就好哩西門慶听了就使琴童和王經兩
個(琴童者瓶兒人也王經者往門外請趙太道國所荐也故西用之)騎着頭口
医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和他商議道第六個房下
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
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
感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他散悶頑耍
他又沒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
臉都磕破了請任医官來看說脉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

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医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
胡太医說是氣冲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又將兩
今日韓黙計說門外一個趙太医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
女我使小厮請去了把我焦愁的了不的生生爲這孩子
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
轉劝着他又不依你叫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
親家爹來了寫得六親倉皇之甚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
便是瓶兒寵眷益張
伺伯爵敘礼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特
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感身上
原有些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垂念喬大戶道也曾請

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
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
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又是一個医生大
小方脉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医士又帶出一
個冠帶醫生親家何不請他來看七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
等趙龍崗來看過再請他來看七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
見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叫他兩個細講
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上文回
接來此處兩医一總接去章法不板医次第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
拜帖兒和喬通去請那消牛胸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

太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反是老人先到錯落之甚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癡長八十一歲老兒壽何長并兒壽何短是名何老人也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脉息旋攙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休似銀條看七減褪丰標漸七消磨精彩隱匕耳虛聞聲狗昏匕眼暗覺蚤飛六脉細沉一灵纏綿

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医难下手

何老人看了脉息出到所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方點病源不知當初起病之繇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却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医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医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礼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伯爵在左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医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

大戶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想
就是趙龍崗先生了趙太医荅道龍崗是賤號在下以医
爲業家祖見爲太医院七判家父見充汝府良医祖傳三
輩習學医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听子藥性賦黃帝
素問难經活人書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
十三方千金奇効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
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机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
八裡定関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
石之脉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腮不能細陳何老人听
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爲先趙太医道古人云望聞問
切神聖功巧學生先問病後看脉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
平兼五星一般總看得准應乎不差若止講病人便令筆
墨皆識止請医人却又筆墨枯澁看他用一搗鬼雜干其間便令病家真是怔
乱医人與是嘈雜一時情景如画非借此駕岐黃流也
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七西門慶即令琴童
後边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
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經睡下妄逸一回又掇扶起來
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医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
夫人於起頭來看七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
趙太医叫西門慶老爹你問声老夫人我是誰當若之西
門慶便叫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

眼便低声說道他敢是太医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遂認的人哩認得卿乃認得鬼如何不妨事豈借卿以揭爭虛乎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脉息非傷寒只為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近世秘訣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一診趙先生又沉吟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脾虛泄瀉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边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有甚急方妙藥我重比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謝不打緊處小人有藥近世秘訣西門慶二面陪他來到前所喬大戶何老人問他甚麽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几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听我說

甘草甘遂與硇砂藜芦巴豈與芫花姜汁調着生半夏明烏頭杏仁天麻這几味見齊加蔥蜜和丸只一錢清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听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怎麽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因是韓夥計舉荐來不好冨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麽何老人

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揭鬼專一在
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脉息病源因
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
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边不止就難爲矣說畢
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來晚夕
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第二日吳月娘道你也省
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麽兒只是拿
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筭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
却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神仙來却
仙去却不依他神
又尋去叫替他打筭七那祿馬救上如何只拘犯着甚麽

生辰替他穰保穰保西門慶听了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守
備府裏問去那裡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
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
救筭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救未見黃真人先
有黃先生妙
一救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西門慶隨即使陳敬濟
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
抄筭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
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筭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
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筭子一打就說這個命
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備四歲行

運四歲巳未十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
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
門五鬼災殺作炒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乱絲
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
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害口舌是非
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爲不利抄畢數敬濟拿來家西門
慶正和應伯爵濟秀才坐的見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
與月娘听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
眉間搭上三黃鎖　腹內包藏一肚愁

此回文字最是難寫題雖兩句却是一串的事故此
回乃是一筆寫去內却前七後七穿針遞線一絲不
苟眞是龍門一手出來不敢曰又一龍門也
如寫瓶兒寫西門寫伯爵寫潘道士寫吳銀兒王姑
子寫馮媽七寫如意兒寫花子繇其一時或間筆插
入或忙筆正寫或閑切或不閑切或陳畧淺深一時皆
見至于瓶兒遺囑又是王姑子如意迎春繡春老馮
月娘西門嬌兒玉樓金蓮雪娥不漏一人而淺深恩
怨皆出其諸人之親疎厚薄淺深感觸心事又一筆

不苟屑七描出文至此亦可云至矣○看他偏有餘力○
又接手寫其死後西門大哭一篇且偏更于其本命
灯絶後頭先寫其一番哭泣不特擬見西門哭直寫
至西門與月娘哭豈不大奇至其一死獨寫西門二
人大哭真聲淚俱出又寫月娘之哭又寫衆人之哭
又接寫西門之再哭又接寫月娘之不哭又接寫西
之前所哭又寫哭了又哭然後將鷄就叫了一句頓
住便使一時半夜人死宣開以及各人言語心事并
各人所做之事一毫不差歷七如眞有其事即眞事
令一人提筆記之亦不能全者乃又曲七折七拉七
雜七無不寫之我已爲至矣盡矣其才亦應少竭矣
乃偏又接寫請徐先生報花子由報諸親又寫黑善
又寫取布搭棚請畫師且夾寫玳安哭又夾寫西門
再哭月娘惱玉樓踈金蓮暢快又接寫伯爵做夢唾
嘴跌脚再接寫西門哭伯爵勸一篇文字方完我亦
並不知作者是神工是鬼斧但見其三段中如于人
萬馬却一步不亂讀此一回謂世間有一史公生在
漢世吾不信也
西門是痛月娘是假玉樓是淡金蓮是央故西門之
言月娘便惱西門之哭玉樓不見金蓮之言西門發

怒也情事如
伯爵夢簪折西門亦夢簪折蓋言瓶墜也點題之妙
知此生動誰能如此。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詩曰

玉釵重合兩無緣，
得意紫鴛休舞鏡，
金盆已覆難收水，
若向靡蕪山下過，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還閉着兩頭洗臉下炕來
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形容消瘦那消几時又過几時把
坐淨桶次後漸上飲食減少

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迭死了只在床褥
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教丫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
他肌膚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晌
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慌
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鬲若得止住了再把
口裏放閒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在我房中
做甚麽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已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
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貴又
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
只害怕恰似影已綽已有人在跟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

他拏刀弄杖和我厮殺我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
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几遍只叫我去只
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灯滅這几年知道
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麽
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
貼在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边即差玳安騎
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遇見應伯爵和謝希大
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里去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
在家裡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
家因說道謝子純听見嫂子不好諕了一跳敬來問安西

門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止不止
下不下却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
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那祟
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
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
五岳觀潘道士因吳道士引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
的好邪有名與着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
來看七嫂子房裡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
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計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作汲东
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
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書
事無所不用其奉承者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
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足一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
剛纔和兩個人來拿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
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
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
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七李瓶兒道
我的哥七你請他早早來那廝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
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
廝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搽頭兒

說你不要叫他只怕候了他家裡勾當月娘與桂姐
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個如不然西門慶
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
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反教他快來宅內六娘
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爹
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又第次日只見
王姑子跨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
瓜茄來着消經帳者插入王姑子一段一時情景如火又
借王姑消擬
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攙扶起來坐的瓶兒財帳觀并兒與銀嫝時便知
道了個訣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將去了
影邊兒通不見你我低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
道我的奶奶我但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
菴裡我纔曉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
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塌經只替他趕了
網兒背地裡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來帳我通沒見一
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
他氣的我不好了利在一毫非假把大娘的壽日都候了沒曾
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
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
把他受生經都候了因印經生受邪候了受生經一笑王姑子道我的菩

薩我雖不好、敢惧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昨日圓滿了、妙絶白誑、今日纔來、先到後边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麽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几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叫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边大娘屋裡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着你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來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七乳餅兩盞粳米粥一双小牙快迎春拏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拏着餵兒餵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倍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是迎春便把吃茶的果兒撥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体都瘦的沒了說了一跳說道我的奶自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知心者方能又接續香火爹請了太医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

着了驚號不好娘晝夜憂感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
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
在心裡就是鉄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
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
緊問還不說哩借如意兒說出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
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
王爺你不知道因使綉春外边瞧七看閙着門不曾早爲如意
起花樣以便下文守灵時俺娘都因爲着了那边五娘一
生色一路非富瓶兒也
口氣他那边猫撾了哥兒手生生的號出風來爹來家那
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猫來摔殺了
他還不承認拏我每煞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边
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又補俺娘這屋裡分明听見有
出
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出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
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
心裡反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
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補得傷心
苦吃若仍做花二娘誰人管伊也亦是自尋
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人情可
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边潘姥七來一遭遇着爹在
那边歇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

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索性今如意暢言李
瓶兒听見便與加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
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
厚金蓮不及之又爲恒打安根瓶兒在此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如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鬼又如何一步七走七又如何是伶俐論迴幻海碓有此想我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七我這罪業王姑子道我替

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你好心人龍天自然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裡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去走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總是怕死故獨親王尼王姑子道我的奶上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繇道我不知道昨日听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經曉的明日你姨子來看你竟是李子看花瓶兒矣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裡去了往事不堪回首

深非悲夢鏡高懸也

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了不曾
不拘婦女有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
姐他手裡曾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
了昨日本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
見棕炭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
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繇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
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
去了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
媽媽來到揮入老馮消瓶兒色字覷後嘱老馮莫不然向
李夫人不肯回驗之意同悲也向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七娘昨
前道子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叫你去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婆子
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
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
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
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有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
在這里那李瓶兒听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單
管只撒風此後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
兒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
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
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
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

坐馬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問學
俺每攙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兩
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七說道老馮你
也常來這邊走走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戈怎
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
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來
與他吃（牡中偏有閒筆）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生子上起
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
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傍蕭蓑
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

辰吃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
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兒湯就丟下了西門
慶道應二哥剛纔和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
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厮但
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
放正着休要疑影他請他來替你把這邪祟遣七再服他
些藥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七奴已是得了這
個拙病那裡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邊圍圖几年也是做
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
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

兒門閉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七
咽七、再哭不出聲來、所爲尊也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
的姐七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房裡哭忽見琴童兒
進來說荅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盡公座大發
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帖
兒回了夏老爹自己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
我的哥七、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悞了公事我知道几
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
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花大舅和我說教我
早與你看下副壽木沖管情你沖、就好了李瓶兒點頭
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
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坟傍只休把我燒
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痴
儲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听便罷听了如
刀剜肝胆劍刺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七你說的是那里
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一番西門慶死別却先寫一段
生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婆進來說
離道李大姐他大妗子那裡送蘋婆兒來你吃因令迎春你
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妗
子掛心并大妗子亦不可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

醜兒盛貯、拈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
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西門慶
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
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又
亂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
我畧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抬副熟
板兒罷、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
一曾我說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了看板去罷、月娘道你
看沒分曉一個人形也脫了、閉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還
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

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就出到所上叫將
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擎銀子看一
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製了一副好板西門慶
道既有好板即令陳敬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
來你兩個看去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
賁四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兩副
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同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
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
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
剩下這一副、墻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

七十兩銀子喬親家參同俺每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
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遮了五十兩銀子不
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几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
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參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拾了來罷
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里收了咱二百五
十兩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
七十兩銀子二人去了北及黃昏時分只見几個閒漢用
大紅毡條裹着抬板進門放在前所天井內打開西門慶
親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堰五寸
厚二只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此等次喜詩絕又旋

尋了伯爵到來看因說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喝采不已
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場
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勾了北犀帶何如不意俱勞謬獎分付匠人你用
心只要做的好我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
一面在前所七手八脚連夜儹造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
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回他一荅兒來不可遲滯說畢
陪西門慶在前所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總家去西門慶
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
出門去了一路寫伯爵來在中間倉皇都說老馮與王姑
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裡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

來看視、要在屋裡壁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裡齷
齪七的他每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了門慶
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裡去了李瓶兒
教迎春把角門閉了、上了拴、出几件衣服銀首飾來放在
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
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七你忒多慮了天
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
我與你銀子、一句直照牆頭寄物、深七埋恨此日方吐一
字蓋前此寄放之物月娘有矣今後瓶兒之
物月娘有乎既必爲月娘有則此
日之物、雖暫爲瓶兒一日之有即無非月娘之物異日皮

襖尚能動玉姐之疑、況瓶兒自己之衾腸乎、故知與王
姑五兩即箏取月娘五兩與之不令其知慎大痛也、只
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了是把
銀子和紬子收了、先嘱王姑子、又與過馮媽七來向枕頭
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
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扉殘
風冷矣、千古傷心、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
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
本兒你放心那邊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
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不知王六兒一處接手
者也一旦身死諸色皆空故自亦不敢信西門之故也又瓶兒以色事西門
情不棄其嘱老馮一語眞九迴腸一声河滿子也馮媽七

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裡歸着二段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撇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服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傷心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

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裡直吐深心後文俱見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傍邊只顧揩眼淚一段如意兒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了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這小了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

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
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
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
死也不出這個門痴情確有如此李瓶兒道你看傻了頭我死了
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
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
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荅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
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
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一段迎春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
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抬
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沖起你來你比昔好了情怎捨與人罷
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置的休要使那枉錢西門慶道
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
放着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到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吳月娘和
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
裡邦怎樣的李瓶兒指着月娘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
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里你和
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

又沒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
先把個寬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抽病死去了
我死之後房裡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
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小丫頭若要使喚
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亦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得
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
也閉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
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一段月娘
月娘說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
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繡春教他伏侍二娘
罷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
繡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投奔咱家那
里古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
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傍便道李大
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一段嬌兒却是嬌兒自言
繡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哦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攆舉
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三人
磕頭那月娘聽不得眼淚直流不已一時金蓮孫雪
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九句姊妹仁義之言一段玉樓

可測落後待的李嬸兒玉樓金蓮人都睡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相七回
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又寫月娘寫得一時參人恩深淺都出月娘獨見兩番
聽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
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
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朝請了
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是瓶兒房

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眞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
那邊床屋裡听觀細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
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絛
背插橫紋古銅劍兩隻脚穿双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
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鬍威儀凛凛
相貌堂七若非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
基下那道士往後退了兩步似有阿叱之狀口裏說些番語教四影
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面坐運双睛努力以慧

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掐指步罡念七有辭早知其意知有鬼也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嘆了一口法水去忽堵下卷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于面前一般寫得人心如見却不是牛鬼蛇神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変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証明子虛化官哥公案在此出來）西門慶讓至前边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一問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為宿世冤愆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明說死）擊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雖陰官亦不能强天理當然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打如何（便是後天成何益哉）西門慶問几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灯壇（灰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壇斗祭以五穀棗湯祭物）不用洒脯只用本命灯二十七盞灯上浮以華蓋之儀（華蓋餘無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鷄犬皆閉去不可入來打攪）西門慶听了忙分付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

去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細）陪潘道士吃齋飯到三更天氣建立灯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灯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上周列十二宮辰（周圍下首纔是本命灯下共合二十七盞先宜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堦下左右盡皆屏去不許一人在左右灯燭熒輝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七有詞望天豈取真炁布步玦躡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怪風正是

非于虎嘯豈是龍吟彷彿人戶穿廉定是催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驚羣尋侶妙姐娥急把蟾宮開列于空中叫救八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是卿子街房子內病中結胎者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灯盡皆刮滅潘道士明七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手虛別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號的黴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二句乃普度本命灯已滅豈可復救平只

在旦夕之間而已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作華人畫頭臨即滿眼
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慈救則箇潘道士道定救難逃不
能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哭哀三歎留等天明早行罷潘
道士道出家人萬行露宿山頭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
復強之因令左右取出布匹定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
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即要
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匹作道袍穿就作辭而
行吳神仙收布梵僧收布道士今亦收乎一笑囑付西門慶今晚官
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得慶即渡
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發脫道士庶頭墨航平西門慶歸到捲棚
內看着收拾灯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
出向伯爵落淚奇絕伯爵道此為各人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
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
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斯
拏灯籠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灯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
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
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教我休往房裡去我怎
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下文須斯守着和他說句話兒
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
過身來便道我的哥上一個的哥

那道士點得灯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灯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七（兩個我的哥七）你還與我堅剛絕那厮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鬧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拿我出西門慶听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七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几日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双手搂抱着西門慶聲子嗚七咽七悲哭半日哭不出聲（瓶兒元說道我的哥七三個我的哥七奴承望和你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死去也趲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几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中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磨了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人後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听了如刃刻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七（一个我的姐七與上文我的哥七对斜）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與你做夫妻不到頭來殺我也天殺我（四字下得斟酌）今世裡緣短也一齐小哭李瓶兒又分付迎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了頭他二娘已承攬

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七、兩个我的姐七、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了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七、三个我的姐七、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不然、几乎忘却、西門慶道、是四更說話、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污薰的、你恍惚他無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了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悉把祭灯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說上三毫、如灯取影、月娘道、眼睛兒也搧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說上三毫、如灯取影、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几年、大大小小、沒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又一番、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寫至月娘與西門慶同哭、豈不太奇、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睡倒七兒、因問道、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鷄還未叫、有四更天了、仍是四更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取紙揚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

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繡春在
面前地平上搭着鋪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
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說你每看家
我去也（卽景春春寃）忽然驚醒見桌上灯尚未滅牀向床上視
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
哀哉陽氣身亡可憐一箇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
是

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衆人照灯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
的一窪慌了手脚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听見

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
見面容不改体尚溫猶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
胸兒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污細兩隻手捧着他
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兒有仁義好性
兒的姐兒你怎的撇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
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裡離地跳的
有三尺高人放聲號哭（寫得出方是吳月娘亦掘淚哭）
不止（下活潑）淺自見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
小了頭養娘都哭起來哀聲動地（連着寫妙絶）月娘向衆人道
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兒也不曾穿一件在身上玉樓

道我摸他身上還溫上兒的也罷去了不多回兒咱娘就
脚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見西門慶磕秋在
他身上摟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娘七你
左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
三語直照月娘听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部
入門時
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
臉摟着臉兒哭倘或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
子誰過好日子來月娘心事亦在共入門時故一觸即動也各人壽数到了誰
留的住他那個不打這條路兒來西令李嬌兒孟玉樓你
兩個拿鑰匙那邊屋裡尋他几件衣服出來咱每眼看着
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替他整理整理四
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
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
錦襖兒柳黃遍地錦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
雲紬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
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灯孟玉樓拿鑰匙走到那邊屋裏
開了箱子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襯身
紫綾小襖兒早為入夢作因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并
白綾女襪兒粧花藤褲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
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灯下替他整理頭髮用四根金簪兒

縮一方大殮青手帕、旋勤停當、李嬸兒因問尋死甚麼顏
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七、他心愛穿那双大紅遍
地金高底鞋兒、此處心愛二字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出
來與他穿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到陰司裡教他
跳火坑 映月娘好佛 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双紫羅
遍地金高底鞋、與他裝挪了去罷、李嬸兒聽了、忙叫迎春
尋出來、衆人七手八脚都裝挪停當、西門慶率領衆小廝
在大廳上收拾書畫、圍上韓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抬出停
于正寢下 非礼也 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
盞隨身灯來、專委高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
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
出裝挪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 天書特書月娘
不願一見其面、便有百二十分險百二十分狠自墻頭寄
物後不謂又有此一暢心之事千一鎖門也然爲後要鑰
匙伏 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了頭養娘馮媽媽見沒了主兒
哭的三個鼻頭兩行眼淚、王姑子且口裏喃喃吶吶、替李
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
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文心何暇 西門慶在前
所手拍着胸膛、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
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七字此足完大哭比及亂着
鷄就叫了、自上文黃昏點灯直寫至四更再寫至四更將
終至此一筆寫鷄就叫了四字眞有千鈞之力

上文一夜沒睡
諸人忙乱如画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礼說道
老爹煩惱奶七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
眞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
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灯來揭開紙
被观看手摺五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轍此處補出五還更二點轍
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視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
向灯下問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
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辛于政
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
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

鷄虎四生人親人不避才子無所不通医
安來叫徐先生看七黑書上星相皆化工矣吳月娘使出玳
打死一個也寫盡愚人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观看說道今
更妙寫盡愚人往他方去了妙絶俗規何必
乃丙子日巳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
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可笑之極
然則十二生中皆必前世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
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
封府袁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盛哀之数想當然耳後躭閣至二十
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終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
終报亦狠哉與子看畢黑書衆婦女听了皆各嘆息西門

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几時、西門慶哭道、熱突七怎麽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內宜、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合、破土、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合、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發引、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裡備下、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又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瀼紗漂白三十

桶生眼布來叫趙裁催了許多裁縫、比看灯時所房先造圍幕、細帳子、細桌圍、并入殮衣衾經帶、細各色裡女人衫裙、細那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細一件白直裰、細又允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裡買了三十桶魁光麻布、細二百疋黃絲孝絹、細一面又教搭彩厝在天井內搭五間大棚、一連細七寫來總是全無西門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有藏模樣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裡有好畫師、尋一個來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曾時與明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

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保庭說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
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恍
亂只是沒好氣罵了頭踢小斯守着李嬌兒首飾不的
放聲哭叫大哭余文那邪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百忡寫孤
安奇纔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發
兒分孝與各房裡丫頭并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啞着喉
嚨只顧哭大哭余文問他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沒
看他勞叨死也死了你的頭也沒梳臉也沒洗亂了他五更黃
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
湯漱水還沒嘗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
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那怎樣兒的
玉樓道原來他還沒梳頭洗臉哩王樓冷淡處月娘道洗了臉
倒好我頭裡使小斯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斯踢進來誰
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見頭裡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
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
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攮的淫婦
管你甚麼事寫西門我如今整日不教狗攮那教誰攮哩心事
今後再無爭攮之人矣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是暢語
月娘道熱突七死了怎麼不爽你說爽也還放在心裡那
裡就這般顯出來月娘臉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

氣就口撾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裝他挑水挨磨來俱出孟玉樓道李大姐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玉樓之怨深矣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每每做裙子夫非月娘收了絹便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禮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晌午他恭水還沒嘗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脚踢跌了我又惹他做甚麼又補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口子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這里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里使人拏飯上去消不的他几句言語管情爹就吃了吳月娘說道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虫俺每這几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畧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二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

無怨尤之难、二人哭畢扶起來、西門慶與他問禮、兩個又坐下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房內與溫秀才敘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是甚麼時候沒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說看鴈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下就做了一夢此夢字起頭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我急七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瘦削却以簪折點晴大妙是知說一根折了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迷者自為然我醒了就知道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咂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脚白描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夜也做了恁個夢又一和你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兒伯六根却單為旋見一人一根砑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撒的我眞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教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非此數語亦不知報應之當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

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麽、又是透過下文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熟究七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偌大家事、轉又居着前程二轉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麽了得、就是這些嫂子、三轉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人、何消兄弟每說、四轉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五轉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几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坟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果是生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微、芽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與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麽、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帝可折本休要飢損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斤言題醒夢中人